

惊鸿

司马懿为之心动的绝色美人
诸葛亮视为妖孽的红颜祸水

赤姬无双

下

芙蕖绿波

著

诗万卷，诉不清三生石上刻画的情殇
酒千觞，饮不尽弱水三千中的那一瓢

表里山河，始终未曾隔断对他思念的狂热
近在咫尺，却也不能相拥两人的绝世缠绵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惊鸿· 西姬无双

司马懿为之心动的绝色美人
诸葛亮视为妖孽的红颜祸水

美黛绿波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惊鸿·恋姬无双 / 芙蕖绿波著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2.12
ISBN 978-7-5113-3096-3

I. ①惊… II. ①芙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6297号

惊鸿·恋姬无双

著 者: 芙蕖绿波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王亚丹

装帧设计: 嫁衣工舍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×980mm 1/16 印张: 35 字数: 50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3096-3

定 价: 4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行部: (010) 82069015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sschin.com

E-mail: ovea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 CONTENTS

001	第二十一章 / 佳人承宠意彷徨，一曲清商到天明
013	第二十二章 / 一步两走三呼唤，道是无情却生情
027	第二十三章 / 夜半衣消月起影，肌骨清容暗藏毒
041	第二十四章 / 堂前归燕，故人来
057	第二十五章 / 立嗣之争
081	第二十六章 / 桃花飘零，飞紫烟
097	第二十七章 / 春恩拂暖露华浓
115	第二十八章 / 独宠
133	第二十九章 / 无端风波起
159	第三十章 / 一波三折痴情儿

173	第三十一章 / 惊鸿一舞，奏章落
189	第三十二章 / 五年不老桃花面，芙蓉春宵夜夜深
205	第三十三章 / 家宴一曲，旧人归
223	第三十四章 / 一曲长河吟，庙堂话秋寒
237	第三十五章 / 亡国妖孽
253	第三十六章 / 如烟宫阙皆落寞
265	尾声 / 只为与你相遇

远婼便是这样，成了魏宫之人，而阿尔兹也改名为兹。

一日，远婼与兹走在堤月湖边，一路上心事重重，更道出了水中有檀香之事，并觉这些天来，精神总是恍惚。

“娘娘，麝香有提神醒脑之用，何来恍惚？”兹小心地搀扶着远婼，陪她走在绿草堤上。

远婼正思量，见得一男子迎面走来。因为有后宫嫔妃不得私自接见男子的规矩，远婼急忙往堤下避去。兹在她耳边低声说：“是曹睿来了。”远婼小心地往湖边的树丛中躲。颓萎的荷叶卷着微焦的边，没了盛夏的繁盛。

“你还要避我吗？”

闻言一惊，远婼脚下打滑，要往河中摔去，却被他拦腰抱住。稍一稳，马上推开了他，“平原王请自重！”她低头不言，他欲言又止。倒影晃动，高高的冠更显得他清瘦。

他终无言转身离去。

“娘娘，既不钟情于他，就不要为他担心。无论心里有何人，到了如今地步也不能再多想，否则牵连甚广，不单是你我性命，还有——”远婼打断

了兹的话，她自是知道的，不只是姜维，连文姬母亲也会受到她的牵连！

回到房中，远姑自吩咐了月念去替她调水沐浴。正沐浴间，忽传魏皇驾到。远姑大骇，如此岂可面君。便想起来穿衣，却是不能的。她速转过了身，背对着君王却也是大不敬之罪。一时心下大恼，却也无计可施。

“爱卿是朕的妃嫔，岂有害羞之理。”听罢，远姑唯有怯生生地转过了半边脸，见曹睿并无责怪之意。“非臣妾害羞，只是无衣面君，终归不雅，故——”她不知如何往下说，总不能把堂堂君王赶出去吧。

他以袖掩嘴，轻咳了一声，负手而出，站到了廊外，“庭院里的枫叶甚美，来此倒能一饱眼福，都是拜卿所赐啊！”远姑扑哧一笑，已换上了银丝粉蓝束腰小褂。只是平常的服饰，松松的云鬓斜坠，散散地绾于脑后。

“外面风大，卿小心着凉。”他一挥手叫过月念，把一件披风披于她身上。

“谢皇上！”她摸不清他来因何事，很是小心。他倒是神情慵懒，“卿不请孤用茶吗？”

远姑一愣，方知自己失礼，连连奉茶。

“卿与别的女子不同。”他磕着盖碗，倒也不喝。

“是妾怠慢君王，妾该死！”她急着下跪，被他一把扶起。

“其他嫔妃知道朕来，定是使尽方法留朕，但卿却依然如故。”他双眸注视着她，让远姑心一沉，他来究竟是何意？见她神色大变，他哈哈大笑起来，宽阔的袍子被身体牵引得轻轻颤动，鎏金的红龙绕袖在烛下闪亮。“不必惊慌，本无其他要事，只是看看表妹习不习惯。”

“臣妾愧不敢当，得见天颜，是妾的福分，定当尽心侍奉魏皇！”她急急跪下陈明心迹。他为何至此她仍不清楚，但清楚的是定有人从中挑拨。

“卿当如何侍奉朕？”他一脸的玩笑，摁住了她的手。

她脸色红如蔚霞，火烧云一般：“臣妾惶恐，实不懂如何侍奉君上。而妾，妾……”她的头更低了，凉风一过，飘起的碎发碰着了眼睛，微微地生痛。

他扳起她的脸，她低垂的睫毛覆住了眼中的色彩。他的目光愈深，“要朕替你说吗？卿身子不爽，所以不能侍寝？”远姑一惊，直直地看着他，自己所有的心思都在他的计算之中。

他忽地优雅一笑，松开了手：“朝与佳人期，日夕殊不来。嘉肴不尝，旨酒停杯。寄言飞鸟，告余不能。俯折兰英，仰结桂枝。佳人不在，结之何为？从尔何所之？乃在大海隅。灵若道言，贻尔明珠。企予望之，步立踟蹰。佳人不来，何得斯须。”

他轻吟慢舒，自有一股风流，虽不及其弟，但其诗真是容冶貌美，词正而轻丽和婉，独具匠心颇有仲宣之体。

因其情思纯正，更让她羞愧难安。他如体贴的长兄，轻拂她的发丝，发丝缠绕着他的手指，随他的手而离，最后在手边轻轻滑落，“‘朝与佳人期，日夕殊不来’，佳人，千万不可不来！晚，孤再来看你。”

送走了魏皇，才发现自己早已汗流浹背。慧珠为远姑重新穿衣。月念得了令，小跑着进来。见她神色很是惶恐，远姑暗装不知，道：“你温的水很合我意。”

见她神色微缓，即又紧张起来，于是吩咐慧珠把案上魏皇刚赠的、包金鑲银碎花钻五彩簪子给她。

她不收，吞吐道：“这水是——”慧珠一把将簪子塞到了她手里，“娘娘夸赞你来着，怎的害羞起来了。”

远姑轻轻一笑，道：“我有的自不会少了自家姐妹。此次确是月念服侍得妥当。”她听见月念轻轻地向慧珠道谢，一颗心总算妥当落地。远姑知道，今天本是月念负责洗浴，但她中途大意跑了出去，过后却忘了，是慧珠替月念调的洗水。这可是远姑让慧珠留意了许久的机会，今日总算能使奴婢们合心了。

而伶月，远姑给她赏银，再次称赞了她，并让她在房中管事，只负责一些宫中事务，最是清闲。如此一来，伶月就不能主事调水放药之事，而厨子之中，远姑也让月念从中多加监视，再不容出错。

“我们出去走走。”远姑故意对兹打眼色，然后以袖遮脸轻咳一声，“倒是起风了。”尚未走到宫门，只见伶月带了件月牙色团花袍子急急赶过来，她与兹暗暗一笑。

“外面风大，娘娘身子要紧！”远姑和颜一笑，“难得你细心。”接过，披上，见她没有要走的意思，假装不知，“伶月可跟着本宫前去采集些鲜花点缀宫室，晚上——”脸上一红，假装害羞不说。如此一来，她就能向郭后禀报了，让郭后头痛一阵子也是好事。

伶月高兴地跟着她俩而走。穿过了拂花园就是往尚花宫淑夫人的宫殿去的路了，远婼随意道：“伶月，本宫忘了件刺绣没拿，在此碧花云间作针绣最是有意思。你自可采撷花朵，再回去为本宫取来绣品。”

她稍稍迟疑，还是答应了。如此的不着痕迹，郭后才会中计。

“娘娘可是马上去安善宫见郭后？”兹有些担心。

“不可。我们要如此几次，才能使郭后中计，来得太密，则显得与淑夫人过从太深，太少却是少了计较，三次最是稳妥。”俩人故意徘徊在去尚花宫的河畔上，并无行动。而伶月也一直张望，最后随意选了几株花就往宫里去。

用了晚膳，由宫人服侍着沐浴更衣。慧珠知魏皇喜好，特意为远婼选了兰菱香准备熏衣。远婼从怀中掏出一物，淡淡道：“用此香熏衣。”

慧珠只得照办。远婼的心很是彷徨，用魏皇所喜香料，他定会知道她用计之深，如此快就探听到他喜好。为了瞒过慧珠，远婼也是这般说来，她今晚之计定不能失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

左思右想之际，再无心梳妆。兹屏退二人，一下跪于远婼面前，道：“娘娘请三思，如再不忘掉姜维，恐有大祸！”远婼回头，眼神凌厉地扫过兹身上，兹毫无惧意，直直地与之对视。远婼知道，她不过是自己好。

“小心有人，下次不可如此鲁莽。”远婼请她起来。

兹不起，垂泪道：“娘娘心意，奴婢如何不知，但后宫险恶。他也不属意娘娘，娘娘多想无益。奴婢不是怕死，只是担心娘娘。”扶她起来，唤道：“姐姐，不必如此。我是知道的。”

兹为远婼上妆。她身穿百鸟鑲银缀白珠片羽式宫衣，清素大方，也不怠慢了他。当几个精致小菜备好，他也就来了。

“卿如此会吃，竟点上了角酥。此酥最是香甜甘爽。”

“在家中时，文姬母亲常常做这个。我一时任性，点上了，请表哥勿怪。”她微微一笑。

“表哥？”魏皇喃喃自语，见远婼一双美目盈盈盼来，注视着自己，他一笑，抿酒作掩，“许是世人皆忘了我本是公子丕了。”

“皇上，莫怪贱妾！”

“孤就是喜欢表妹的大胆。”他笑，“而且孤怎会怪卿思乡之罪，这酥很合孤意。”他夹起了一口酥，细品起来。远婼颌首微笑，这样不露痕迹最好！他用此酥使杨修有了“一人一口酥”这一出戏。杨修、丁仪和子建边吃边舞，从而见恶于曹操。他又怎会不爱此酥！而且，位高人寡，他也是顾念亲情之人。

酒醉阑珊，他道：“酒是好，可惜无歌！”

“妾会歌。”她低头细言，却不看他。

“哦，卿还能作曲否？”

她微微点了点头。

他让她试歌一曲，她唱起了他今日所作的《秋胡行》。

“朝与佳人期，日夕殊不来。嘉肴不尝，旨酒停杯。寄言飞鸟，告余不能。俯折兰英，仰结桂枝。佳人不在，结之何为？从尔何所之？乃在大海隅。灵若道言，贻尔明珠。企予望之，步立踟蹰。佳人不来，何得斯须。”唱的是编自乐府的《相和歌·清调曲》，伴以琵琶使得“佳人终没有来”的痛苦语调，浓重的失落感顿时笼罩全篇，缠绵婉约的歌声和着相思的琵琶更是传情。

他怔了怔，合掌赞道：“声如无音、无根、无源；歌如泣如诉如雾，真是妙哉！不枉了孤给你的封号。”远婼正欲跪地谢恩，他却嫌俗礼累人，免了。他心情大佳，只喝了一杯，在堂内起舞，良久方停。经过攀谈，知他喜音乐，也常唱乐府。他俩谈起音乐竟忘了时辰。

他要求她再唱一曲，远婼唱了曲《春江水》。

莫负好春光，波光水激鱼未央；莫负好时光，年少鲜美曲高扬；
楼台虽高，露尘生，天尚未寒，人何忧。自古年少，自风流，风流一曲，
千古传。莫负，莫负，莫负好春光！

“好辞，好歌，妙！不知是出自谁的歌？”只见他连连赞叹。远婼低言歌词是她所填，他闻言更是精神，“听卿天音如闻绝音，此曲只应天上有！”他抚掌大笑，仪态豪迈，确有其父之风。为王之气概，子建确是不及！

“卿的绝音让孤很是精神。”

远婼笑道：“哪是妾之功，如此小气之音幸得君王不弃，实乃这香料之功矣。”

“哦？怎讲？”他微微皱眉，甚是不解。

“今日晚膳之时，郭后知君王要来，故特赐了这香料，名为‘梅花脑子’。名字很是有趣。妾用了只觉备感精神，想君王政事繁忙定是疲倦，闻此香能使神清气爽。如今看来，果是有效！郭后还赐了一桌好菜，明日定当过宫请谢。”

见他接过她早已准备好的香囊闻了又闻，远姑只装不知，笑道：“如表哥喜欢，大可明日问郭后要来。”

“她也是后宫琐事忙得很，自不去扰她。只是不知表妹可否割爱，赠予孤？”他看着她，温和而笑。

远姑脸一红，有些局促，指尖揉着袖边的珠子，低声道：“表哥喜欢，自拿了去。妾心中定是欢喜的。”

他看她良久，她的脸越发的烫，垂眼只盯着脚下的汉白玉地板出神。“卿确是有别于她人。卿可知，这宫为何叫西屿宫？”他拉过了她，轻轻地走到床榻之上，兹与月念会意，带着下人出了暖阁。关上了门，守在了门外廊上小亭。

远姑一慌，簪子随走动而坠地，忙要捡，他摀住了她的手，置她于榻上。

“皇上——”她连忙去唤，但他已躬身捡起了簪子，端正地为她簪上，端详着她，“无人处，便唤表哥吧。卿尚未回答。”

“妾愚钝，实不知！”抬眼瞧他，他和颜悦色地看着她，“卿容貌果胜天仙，更胜前皇后。”他微微一叹。

当甄宓喝下了鸩酒，他后悔，再来拦酒却已太迟，为此终和郭后置下了心病。郭后善妒，在后宫兴风作浪，妃嫔人人自危。这些他都是知道的，所以今晚香料之事，已成功使他信服，以他的多疑心性也绝不会为了小小的香料之事而去质问郭后。

远姑想罢，柔声劝他：“表哥又想起了前皇后？皇后之德岂是妾等可比！但还请表哥保重身体为紧，多想无益。”

“难为卿如此善解人意。西屿就是取西域洲上，绿色岛屿之意。听闻卿曾和文姬娘娘去过西域，对西域美景甚是恋念。朕只望，西屿能解卿思乡念母之苦。”

远姑心中感动，他待她确与司马懿不同，没有帝王的霸道蛮横，也并不像传说中的可怕，很是温和。“表哥——”远姑不知该说何话，他虽不是她心中所爱之人。但，到了这一步，她也别无选择。

“来，躺下。”他扶她躺下，为她盖好被子，“已是四更天了，卿为孤竟

唱了一夜清商。嗓子定是难受。明日我让人送桑菊蜜圆子茶来，最是清润。卿快睡吧，该早朝了。”他朝她一笑，下了榻，自吹熄了烛火，紧了紧衣出去了。

远姑静静地躺着，想了许多，直到沉沉睡去。

次日醒来，兹等人已在外等候多时。月念见自家娘娘受宠，一双美眸波光流转，顾盼生辉，眼梢眉角全是无可抑制的欢喜。此人对富贵荣华如此眷顾，可见她贪心不足，终不能委以大事。还不如……

远姑心里已有了计较，细看月念，倒也是个美人胚子。兹见远姑神思倦懒，忙问道：“娘娘身子可还舒畅？”

她一笑，道：“只是有点累了。”

风动，一隅丹红刺进了远姑眼帘。隔着众人的衣裙，远姑看见花若在门边冷眼看着自己。风吹在她惨白的脸上，朱唇也失去了水分。自己已承恩，再也不会对她心中爱郎如何，应该可瞒过了她。终于，她还是消失在了回廊之上。

等只剩兹时，远姑掀开了衫袖，红红的守宫砂完好如初。兹很是吃惊，不信地看着如藕雪般盈白亮泽的手臂。“魏皇与我只是聊天，我为他歌唱而已。”

“看不出魏皇倒是性情中人。”兹服侍她换衣裳。亮色的直身褙褙，素红的水涡纹最是诱人，长长的袖口如纷飞蝴蝶的玉翅，弧线很是特别，这都是魏皇新赐之物。远姑再披了件银紫貂毛小袍，人愈发精神了。

今日要去见淑夫人，她定会很乐意看见自己的。

善弈仍旧高昂着头伏于远姑肩头之上，她独自一人晃悠在去往尚花宫的路上。

尚花宫很大，宽阔的宫室院落，庭院前还有一个小小的花池，白鹤在池旁生长，亭中景观很是怡雅。上次来得匆忙并未细看，如今看来，淑夫人确实很得皇宠。

宫女引着远姑向前，其实早就通报过了的，淑夫人倒是很坐得住。“姐姐迎接来迟，真是该打了！”她从阁内而出，笑容恬淡。远姑也一笑，只推说来拜见姐姐就该亲自到访，怎能让姐姐来迎。

如此这般，也算谦逊过了。一杯热茶奉于桌上，“恭贺妹妹。”她以茶为敬，笑语嫣然。

远姑把玩着茶盏却不喝，闻了闻味道，放下：“何来恭贺一说，妹妹也

不过是按着宫规服侍皇上罢了。”

淑夫人不动声色。与以前相比，她真的变了，完全地脱胎换骨。远姑心道，许是自己教会她太多了。“妹妹美色，魏皇自然是喜欢的。不像姐姐容陋，不讨魏皇喜欢。”说着自叹了一口气。

远姑心里暗笑；干脆继续陪她演，看她想如何，道：“姐姐深受皇宠，岂是我等能及。”

“妹妹可知，丽夫人已有五个月身孕。”淑夫人依旧从容，但远姑明白，她不过是想借自己的手，转言道：“天子血脉，那是可贺之事。”微微一笑，看向她。只见她眼神不定，从自己身上扫过，磕了磕茶盖，轻轻把它放下。

丽夫人向来圆润但身子修长纤细，她有了如此久身孕倒是看不出来。她苦瞒良久，方道出，看来尽管她是郭后心腹，但也对郭后很是忌惮。

忽然，淑夫人手握住了她的手，言：“妹妹也该多为自己着想啊！”她重重地在远姑手上摁了摁。

远姑起身要走，她命人送了一匹珍贵的绫罗绸缎过西屿宫中，还亲自赠了远姑一个小香囊。远姑道了谢出去，心想，这香料既是她亲自赠自己的，料来也不会有毒。只是她的赠礼远姑看着讨厌。

走到大道河畔，河水阔深，于是随手一扔，把香囊扔到了河畔中去。等回得宫中，宫里早已排满了礼物。她是司马懿引见的，而司马懿乃朝中重臣，她又深得皇宠，自然许多人争相巴结。

远姑把一些珍贵的赐予了月念，她最是高兴。宫中的侍女宦官都有重赏，他们看远姑的眼神也微微起了变化。如能降伏众人为己所用，对付郭后更是万无一失，于是远姑开始在宫中仔细寻觅有心之人。郭后派来的人，也并非全都是受她重用的，而远姑如日中天，对他们好，他们自会懂人往高处走之理。

不一会儿，魏皇派人送来了好些乐谱和几架珍贵稀有的古琴，还专门搜罗来了有西域特色的乐器，更送来西域服饰。在魏宫允许穿其他服饰已是最大的荣耀。送来的珠钗珍宝更是多，但也不及来自西域的东西让她心动。

曹懿德径自走到远姑跟前，作了一揖道：“魏皇特意嘱咐，这是桑菊蜜圆茶，让娘娘趁热服下，对嗓子好。”

远姑福了福，谢过他。他自领了一班侍从走了。远姑底下的宫人更是议论纷纷，向她投来艳羡的目光。

阿谀奉承充满了宫中，但远姑细心留意到了一个清秀白净的侍女。只见她并不像其他宫女那般人云亦云。远姑看着她那双生动清澈的眼睛，笑了一笑，就是她了。

等送走了满宫的人，慧珠把魏皇送过来的东西一一点过。正在报数的慧珠突然停住，远姑望向她，她正对着一本古书发呆。见慧珠对着书如此忘神，她轻问：“是何书？”

“回娘娘，奴婢也只是随意看看。”说着就把书放回原位。远姑伸手拿过，是《洛神箴言》，显然出此名家之手。见隐瞒不过，她泣道：“我家小姐未嫁之时最爱看这本小册，但也只是拓本，未得原书。”

“这本书赠予你最是合适，你就留作纪念吧。”远姑把书赏给了她。

“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奴婢如何能要。”她一再推辞，直至见远姑生气，才收下。

远姑笑意浅淡，不动声色。魏皇为何会赠这《洛神箴言》给她？或许他也没看清这些书籍，见着珍稀也就都着人送了来吧。但远姑总觉得此书很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了她处。

远姑正觉着宫里烦闷，眼皮子跳了一下，不多久，兹就出现在远姑面前。兹回报：在礼物还没送出库房之时，郭后曾碰过。远姑只觉心一阵寒，一阵热。既是郭后点算过的，那还不至于会下什么药，毕竟人人的眼睛都在那了。

慧珠在一旁看着书，但见娘娘与兹耳语，且神色越发凝重，便问何事。远姑从她手上拿过那本箴言细看，其中一处吸引了她，竟是伯约一心想找的《河图》和《洛书》。那是洛神的枕中之书，由天庭带来却遗失于河伯与后羿的争战之中，他们三人也被罚下天庭，轮回以寻丢失已久的《河图》《洛书》。曾听伯约而言，得此书就能得窥天机。

如此思想，竟自个儿走到了河池边上。看着水中倒影，一出神，水中的是她吗？远姑看向清清池水，水中的人有些恍惚，她手一滑，《洛神箴言》跌落水中。

兹与慧珠闻声而来，远姑对慧珠很是抱歉，把书沉了池……

兹忙着圆场，慧珠也不是没有气度的人，旋即一笑，彼此轻松了许多。

忽有人来报丽夫人小产，各宫要接受检查，宫妃不得擅离自家宫院。

看着尚热的桑菊蜜圆茶，远姑一怔，一种不祥的念头闪过……

不多时，郭后就带着宦官侍从来到远姑宫中。也不言语就要将她拿下，远姑一惊，昂首问道：“不知郭后为何要绑贱妾？”

见郭后不慌不忙坐下，兹机灵，马上让人奉上了茶。郭后接过杯子笑着把热茶泼到了远姑脸上。兹急着上前，远姑让她退下。

郭后冷言道：“听闻魏皇赐了仙夫人好些礼物。”

“是的。”远姑恭谨回答。

“那夫人可知，妖言惑众，怪力乱神的东西这个宫内是最忌的？”

远姑一听，马上想到了《洛神箴言》，她真的只为这么小的事而来？看来未必！于是小心作答：“怪力乱神的东西贱妾宫中岂能有，且皆是魏皇所赐，贱妾先前也不知是何礼物。”

“那本宫怎么听闻，这里藏了巫？我们魏人最忌恨的就是巫蛊！有人报，巫蛊借着这些礼物偷偷地混进来了。”巫蛊毒术？看来她是有备而来！远姑心细，瞧见了郭后手里握着物件。是一朵黄花的发簪，黄花？远姑一怔，心又痛开来。

“贱妾处并无这些东西，郭后大可搜宫。”远姑淡道。宫人搜索起来。远姑暗叹，方才《洛神箴言》那书掉进池底，看着遇水时散发出的黄色气体远姑就知道，那本书被动过了手脚。原以为是郭后故意陷害，但没想到竟是她！郭后找遍了整个宫邸，仍不见证物，倒依旧是气定神闲。看郭后神情，远姑一惊，难道她还有后招？

“你也别高兴太早。”郭后莞尔一笑，从手里亮出一物，正是今日远姑扔在河畔的香囊。看着香囊，远姑百感交集，兹事体大，想她此次定脱不了关系。“这是淑夫人所赠，贱妾不小心掉到池子里的。”远姑看着郭后，脑子里转过了千百个念头。

“你倒是会骗人，本宫身边丫鬟明明看见是你扔在河边意图嫁祸淑夫人令丽夫人早产，还想狡辩！”她声色俱厉，恨不得活活把远姑碾死。“什么？这香囊使丽夫人小产？”远姑惊惧，淑夫人，你好狠毒！

“本宫就让你死得明白，这是来自西域的阿芙蓉膏，中原没有。丽夫人就是因茶水饭食之中有此药物，得幻症而意外撞到小腹流产。”郭后神色全是得意。远姑心道，淑夫人真是毒。可怜丽夫人瞒过了郭后却躲不过淑夫人这支暗箭。

远姑哈哈大笑起来，随意坐于榻上，单手支颐，一副悠然的样子。大家都在等着看戏，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不尽然。远姑仍是看着那宫女，明亮的眼睛闪着智慧的光。她，果然还在观望！在观望自己有没有能力在后宫生存，值不值得她去投靠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郭后大疑，压住震怒。

“娘娘不妨独听贱妾一言。不然……”远姑偏又不说了，逗着合宫众人。

郭后稍作迟疑，答应了。郭后一挥手，奴婢们尽数退下。“有何话快说！”她仍是那样的不可一世，但是只要她肯听自己一言，远姑就有机会反败为胜，“郭后见淑夫人容色如何？”

郭后很是惊讶，没想到远姑会提此，就顺着她的话答了，“淑夫人体态修长艳丽，目深鼻高，”她陷入了沉思，神色变幻莫测，“倒有几分异域风情。”说完看着远姑，眼神更是不定。远姑知道，她已经成功了，笑道：“那淑夫人未进宫前，您与魏皇恩爱如何？”

她的唇紧抿，陷入对以往的沉思。远姑这一招兵行险招是用对了，看她情形神态，想必原来还是很得宠的。远姑在心里冷笑，背上冒出的丝丝冷汗，终于干透。站起，在郭后身旁轻轻地来回走动，良久，她方言：“郭后要对付我，易如反掌。但淑夫人甚得君宠，想必那才是姐姐心头大患吧！”远姑猛地跪地，托起魏皇新进的茶递于她面前，“姐姐，淑夫人的样貌想必不是中原人。这你与我皆懂，此次之事，很明显是她一手策划。心机之深，手段之毒，可见一斑。丽夫人可是你的左右手，她有给你面子吗？就算要出头，也还轮不到她吧！姐姐，真甘心为她人作嫁衣裳？以后如果她成势，只恐姐姐不好对付！”

郭后注视着远姑，杀机顿现，但很快隐了下去。她不言语，也不接远姑手中之茶。远姑跪着的脚开始痛了，“姐姐当初可是与司马懿共谋，才得以鸩杀甄宓。难道姐姐忘了？”

她一把抓住了远姑的手，如此的狠，生生地在远姑手上留下了五个指印。远姑忍痛道：“我是司马懿推荐来的，自会帮着姐姐。既是一家人，难道有司马公作保，姐姐还不能放心？除了我，姐姐对司马公不好交代。而于姐姐而言，难保淑夫人不会成为第二个甄宓，独得皇宠！”

最后一句，远姑重重地说出。因为，郭后更看重的是这一句！抓着她的手

终于松开，眼神里也有了决断。毕竟，远姑只是新来，羽翼未丰。但淑夫人不同，听闻她独占龙床已有好些时日。“‘姐姐’这一句本宫可担不起，”郭后仍是不阴不阳的语调，“但你能为本宫除去一些不懂事的人，本宫自会好生疼你。”

“妹妹定当尽力为郭后办事，只是不知郭后想除掉谁？”远姑笑着反问。郭后怒气一隐，站起了身子，道：“你是聪明人，当然知道。只是我可没让你除去谁。”她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西屿宫。她刚走，远姑早已软倒在榻上。

兹等人急忙进来。见远姑良久缓不过神，兹把桑菊蜜圆茶重新暖上让她喝。她抓起茶盏起来，一缕血色方重现脸上，大家方舒了口气。远姑叹道：“方才好险！”

“娘娘，可有什么能帮上您的？”一个宫女稳步上前，从容镇定，果有几分胆色。她终于也有所决断了！

“本宫看你甚是伶俐！”远姑侧卧着，俯视着她道。堂上皆是兹等贴心之人，也就让她放心说话。

“奴婢盈雪谢娘娘称赞。”

“盈雪？很剔透的名儿，但不知人是否如其名？”远姑玩味地看着她。盈雪被问，身子一震，正言道：“娘娘可知，底下的宫女尽是郭后与淑夫人心腹或她们宫里出来，就算不曾受郭后、淑夫人重用，也是她们的人。”

“哦？”远姑见她的脸色微变，“那你又是哪宫之人？”

盈雪一惊，连忙跪求道：“奴婢该死，不该戏弄娘娘！”由兹扶着起身，远姑端坐于榻上，正色道：“起来吧。只要你忠心于本宫，本宫自会好生待你。”

“谢娘娘。”

远姑见她举止谨慎，恬静雅丽，深信没看错人，道：“郭后看漏了你，是她的损失。”她点破了那层关系。

“娘娘何以得知？！”

“你一直在观望，特别是方才。你太了解郭后的手段，只因你是她宫里出来的。你一直不受重用，故你在观望。方才本宫如不能自保，凭何要你投靠于本宫；若本宫能稳固下来，就值得你去投靠。可是如此？”

“娘娘真神人也。”她再次跪下磕头。远姑让她起来，并告诫于她，不要乱猜主人的心意！见她脸色煞白，远姑许诺会重用她，并赐予她珠宝以笼络其心。